



第四期

“我的怀念”征文继续开展，征集的文章将择优陆续在本报每周五《聊城周读》刊登，如果您身边也有总是思念的人，那就拿起手中的笔参与我们的活动吧！

可将作品发送到邮箱 wellive@126.com，也可将手写稿直接送到本报编辑部，地址为：聊城市兴华西路93号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，邮编：252000。文章必须是原创，没在其他刊物上刊登过的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方式，缅怀故人的姓名、故去时间、与作者的关系。

今夜的天空，高远迷蒙

□陈斯高

夜深了，我从大哥厚厚的遗稿上抬起发涩的眼睛，拉开书斋半掩的门，慢慢地走进了静静的小院，走进了沉沉的夜。

明天是母亲的祭日。我独自面对这静寂的夜，面对这高远迷蒙的星空，一种莫名的孤独猛地袭上心头。让心融入沉夜，让情思飞向遥远，在冥冥之中去寻找那早已失落的梦，去追寻那刻骨铭心的爱。

老人们常说，天上一颗星，地上一个人。这满天的星斗中，哪一颗是父亲、母亲？哪一颗是哥哥、姐姐？妈妈，你离去33年，想不想你最疼爱的小儿子？你夜里还是那样狂咳不止，吐血盈碗吗？大姐，你是不是还经常怕你的弟弟没有鞋穿，连夜赶纳鞋底？大哥，你的诗稿已经整理过半，有的已经发表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二姐，你最疼的小儿子去年考上了南大的研究生，研究的正是你喜欢的中国哲学，你知道吗？每到星期天，他都到灵谷寺为你烧香，他想你呀！

父亲，为了我们，你付出了一辈子心血。你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一字不识，穷困一生。但你的韧性，你

的无私，你的骨气却是十里八村人人皆知的。要不在你离去时，怎么会有前后几个村庄好几百人自发地为你送行！村里哪个不知道你给生产队卖瓜，却自己掏钱买瓜解渴的事？哪个不知道我们全家几天见不到一粒粮，我和姐姐饿得直哭，而堂屋里堆放着生产队的一万多斤籽种，你连一粒都不许动的故事？哪个不知道你自带干粮瞒着儿子，到儿子工作的地方去了解做乡长的他是否清廉，是否尽心为老百姓办事？父亲，你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广袤无边。在儿子心里，你是天上那颗最亮的星。

妈妈，你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，承受了太多的苦难。你年幼丧母，逃荒要饭，中年得病，苦药常浸。正是因为生活给予你的爱太少，你才懂得爱的珍贵，将满腔的爱都给了我们。你40岁生日，视我为掌上明珠。热了，怕烫着；凉了，怕冻着。你宠我，7岁才给我断奶。我至今仍记得放学回来要奶吃的欢乐。我永远忘不了我离家到外地上学的那一夜。那天，你正犯病，发了一天的烧，吐了大半夜的血。天要亮时，你硬撑着爬起来为我

打点行装，准备吃的，最后虚脱在锅灶旁。妈妈，我欠你太多，你生我养我，我还没来得及尽孝，你却过早地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也许你很平常，但是在儿子心里，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。

大哥，你从18岁当乡长，到63岁去世，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了近50个春秋。你勤于公务，为政清廉，刚直不阿，心怀百姓。你善于学习，虽然只读了一年半的私塾，却学富五车，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，能写一手好书法。烈士陵园里，你撰写的碑文千秋永在；展厅中，你的书法作品令观众驻足留连。你费尽周折，冲破阻力成立的诗词组织仍在活动；你领头编撰的六修义门陈氏族谱已经发行。大哥，你不光是我的兄长，也是我的良师。

爸妈哥哥，你们都走了，到那个既无烦恼，也无痛苦的天国去了。你们给我的爱已在我身上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，使我面对这纷纭的世界，坎坷的人生，乐观旷达，游刃有余。我会想着你们，念着你们，永远，永远。

三伯的木工家什

□彭波

结婚后搬了几次家，东西丢弃了不少，我却始终保留着那些旧家具和三伯的遗产——一箱木工家什。这些家什曾令多少人垂涎，可三伯却传给了我，但我却一直不曾用过，想想真对不起他老人家。

我们家是木工世家，在当地出过不少名匠。我父辈兄弟6人，大伯、二伯走的早，木工手艺就数三伯最厉害。那时，跟三伯学手艺的人很多，他不摆架子，倾心相教，出过不少高徒。

当时长子的地位很高，跟三伯学习的都是各家的长子。那时，父亲在外工作，我生性顽皮，不爱学，到头来，我连件象样的家具都做不来。三伯身边的人每谈起我时，大家都默不作声，有人在三伯跟前说我不是那块料，三伯不乐意了，说我会大器晚成。这事我还是后来听父亲说的。

那次，我跟女友吵架，心情很糟，三伯跟我一起配下料时，我思想开了小差，该轻拉时用力了，三伯的大拇指被电锯锯掉了，我很愧疚，觉得没脸再跟他学了，把自己闷在家里。那天，三伯来了，说

学艺不能半途而废。

三伯痊愈后，父亲和他商量给我做一套家具。三伯想省些木材，决定木板用手工拉，我基本功差，拉走了线，怕他生气就没敢说，等他发现后，一块木板已经废了。那次，三伯生气了，大骂了我一通。

不久，三伯查出患肺癌，他抱着病体不听劝，直到把我的家具做完才去住院。后来，听人说，三伯那样做，是为了让我长志气好好学，他最放心不下我，因为他没有多少时日了。

三伯弥留之际，还嘱咐我要把手艺学好，他把自己心爱的那套木工家什传给了我。三伯咽气时，我在他身边，他嘴巴张了张，话没说出来眼睛就永远地闭上了。当时我哭了，生命的结束竟如此简单，我不敢接受三伯一会儿功夫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事实，他毕竟才62岁。

后来，机械家具进入千家万户，手工艺的观念也越来越淡薄，我最终没能成为三伯那样的好木工。为了培养我，他付出了很多心血。后悔当时没好好跟他学，没能让他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想您时，您在心田

□梁红星

“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我心田……”伴着淅沥的春雨，听着王菲的《传奇》，缠绵哀婉，令人顿觉伤怀。不禁念起远在天堂的父亲。

父亲是1999年清明节过后去世的，父亲如果还活着，今年应该是76岁了。

父亲生前是位教书先生，一辈子辛苦坎坷。在靠工分吃饭的年月，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干活，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工分。实行“大包干”后，父亲从外地调到离家最近的一所中学，就是为了早晚能帮助母亲干些活。父亲教了30多年书，临到退休工资才拿到600多块钱，直到后来我在部队提了干，把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家里，家境才有所好转。

我在县城上中学时，为了不耽误我学习，过周末父亲都不让我回家。每次都是他骑自行车走30公里路，

给我送干粮、钱和粮票，从没在城里吃一顿饭。父亲每次都说怕回家太晚，母亲会惦念。

我高考落榜后，为高考复读的事伤过父亲的心。我觉得复读耽误时间枉花钱，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，我对父亲说不要逼我了。我一句话，让父亲很失望。我参军后，曾在书信中和父亲提起过这事，父亲依旧感叹：“我教了一辈子的书，送走了多少大学生，结果自己的孩子却考不出去。”

父亲对儿女们总是那么客气，把我们当做朋友来待。每每敬他烟时，父亲都是微笑着站起来双手接过，等我给他点上火，然后笨拙地抽着、笑着、咳嗽着把烟气吐出来。看到父亲咳嗽的样子，母亲都要责怪几句，但父亲总是心满意足地回道“儿子给的，就抽一根”。

从我当兵离家到父亲去世，足足16个年头，无论是当兵之初还是在我

提干以后，都没机会尽一个做长子的孝道。父亲去世前一年，在我反复劝说下，他来部队医院做了个手术。刀口愈合得比较快，住了一周就出院了。出院后，我怎么挽留他也不肯多待一天，说是部队忙怕影响我工作，说家里剩下母亲一个人会孤单，说庄稼地里的草要除，圈里的猪要喂……

父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。接到消息时，我正在外执勤。勤务结束，我把部队带回到营区，便向组织请假连夜赶回了安徽老家。父亲走后的那些日子里，我经常一个人到父亲的坟前，点上一根纸烟放在他的坟上。

我常常想：等单位分了房，就把父母接到城里来，让他们好好享几天福。不曾想父亲这一走，成了我们父子的最后诀别。

父亲，想您的时候您在天国，想您的时候，您在儿女们的心田……

奶奶，您在天堂还好吗？

□陈秀红

记得18年前的清明节，是星期天，那年我上初三，当时奶奶生病在床上，那天她的精神不错，上午絮絮叨叨地跟我说了很多，我是我奶奶带大的，跟我妈妈的感情不太好，那天她嘱咐我以后听妈妈的话，生病了要和妈妈讲……

那时，我并不知道那是我奶奶的临终遗言。吃了中午饭，奶奶嘴里一直念叨外面有人来接她，还说了好几遍，之后她就不说话了，直直地望向窗外。因为下午要补课，我跟奶奶说，我去上学了，我说了3遍，她一直不理我，直到第四遍的时候，她挥了挥手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你走吧”。

当时我不懂，也不明白奶奶其实是快不行了。我去上学还没走到村口，就听到家里放鞭炮。我心头一颤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我跑回家，看到奶奶躺在门板上，心如刀绞。

我眼含泪水，但是却并没有哭，因为奶奶死前说过，我死了你不能哭，不然我会舍不得走。

往昔历历在目，现在人到中年，回去看以前奶奶生前住的房子，长满了蒿草，已经破旧不堪。

当年，奶奶总在村口等着我放学回家。鸡蛋和肉舍不得吃，都给我留着，等我放假回家都已经坏了。多少次雨天奶奶到学校给我送雨伞。用她的小脚陪我走过多少路！

亲爱的奶奶啊！不管我多大，身在何处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想起你，心里就暖暖的，感觉特别的幸福！

奶奶，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？你最爱的孙女一直记得你的话，您不在了，我要坚强幸福的活着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开心走下去。

楝子树——爷爷的瞭望镜

□韩超

在平坦开阔的田地里，在随风翻滚的麦浪中，笔直地立着一棵楝子树，在我心中，它是一棵会说话的树，在树冠的荫蔽下有一座矮矮的坟墓，这棵树就是从坟墓里破土而出的。

这座坟墓里安睡着的是我亲爱的爷爷。我经常通过这棵树和我亲爱的爷爷对话。如果你能体会那种生死相隔却又血脉相连的感觉，你就能明了，当我背着游子的行囊从百里之外喧嚣的城市风尘仆仆地赶

来时，看到这棵树每一条新长的枝桠时，我内心是怎样震颤。我担心它的枝叶会经受不住风雨的洗礼而摧折，我担心这棵树像村子里的老人一样垂垂老去。

爷爷年轻时在新疆当过兵，在宁夏当过3年工人。我想爷爷心中应该总是藏着一个远方。1999年，春暖花开时，我正上小学四年级，爷爷去了东北敦化，那里有一个砖窑厂，厂主是我的亲戚。布谷鸟鸣叫着带来收获的消息，麦子熟透了，忙着麦收的家人却收到来自东北的噩耗，无异于晴天霹雳，小学四年级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变幻无常。爷爷的3个儿子都面容憔悴。姑姑告诉我不要哭，

她本人却茶饭不思精神恍惚。

我以为爷爷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梦中的情景是那样真实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屋里点着蜡烛，爷爷推门而入，裹挟着一阵寒风。他卸下装满麦粒的包裹，依旧像一位军人一样坐在他常坐的地方，只不过他的语气不像往常那样抑扬顿挫，而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们都以为我死了，其实我没有死。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伙土匪，所以回家耽搁了。”

爷爷的坟上长出一棵楝子树，在它还是小树苗时，我听大人们谈论这件稀奇的事情，遵从“祖林不砍伐”之说，大人们决定让这棵树自由自在地生长。每当清风送来阵阵楝子花香时，我依稀听到爷爷的絮语：“楝子，恋子！”

在我眼里，这棵树早已超脱了它的现实存在。我总觉得，那是爷爷从地底伸出的瞭望镜，依旧安之若素地注视着村庄。

